

■“田野”上的半边天·三八妇女节特别策划

在希望的“田野”上求索

这位女考古学家主持发掘的项目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王芬,女,47岁,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主持发掘的章丘焦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作为山东考古界的中坚力量,她如今已担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培养学生身上,完成“承上启下”的使命。

已是中年的王芬眉眼已经有了风霜,但举止言谈还带着一种少女一样的神情:这是很多考古人特有的神情,天真、好奇,对世界永远保留着探索的心境。多年来与田野考古打交道的王芬说“我们的田野是希望的田野”。

□记者 郭春雨

“偶然”考古

王芬性格爽朗,举手投足都带着一种豪气。她1976年出生于山东潍坊,1995年进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考古,带着一点偶然性。

当时考大学,她是保送生,可供选择的专业只有哲学、历史、国际政治。相比较其他的专业而言,王芬觉得自己还是更喜欢历史,懵懂之中就通过学校组织的考试进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就读。回过头来看,学习时期的两次人生选择,都带着误打误撞的成分,没想到竟然成了后来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本科期间,考古专业的学生会进行一次田野实习。这也是基本默认的“分水岭”——田野实习就是真正地离开课堂到现场去考古。这期间,要克服艰苦的环境,更要耐得住野地里的寂寞。

喜欢考古的学生,会从这种艰苦中真正感受到考古的乐趣。不适合考古的学生,也会从这次分水岭中知难而退,转移自己人生的学习方向。

1997年,王芬田野实习的地方在湖北巴东县——三峡旁边的一个小村庄。第一次坐船渡长江,第一次跟当地村民一起背着小背篓采橘子,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跟北方迥异的南方水土乡情——更重要的是,第一次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历史的遗迹,从遗迹的发现中拼凑出历史的模样。

当时的条件可以称得上艰苦:住在老乡家里,北方人难以适应长江边的气候,潮气蒸得人浑身难受;南方野草里蚊虫如雷,叮一口就是一个红肿的大包;工作的地方在乡野田间,没遮没挡,下锹、挖土、清理,有时候遇到一个细致的活,保持一个姿势至少得半个小时,起身的时候腿都麻了。一天下来,身上的衣服干湿几次,和空气中的潮气混在一起,黏糊糊得令人难受。

然而,现在回过头去再想,王芬只觉得快乐:“田野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考古、聊天,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王芬说,也正是这段田野实习的经历,让自己发现了考古工作的美妙之处,并且由此展开了此后几十年的考古学习、工作生涯。



王芬(右)在考古发掘中 受访者供图

此后,她继续留在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留校任教,同时确定了新石器时期考古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之后,几乎全部的人生轨迹都绕着史前文明打转。

考古人和遗址的互相成就

在王芬的考古生涯中,济南章丘区龙山镇焦家遗址,一定是绕不开的重要章节。

1987年文物普查时,焦家遗址被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部门在小规模试掘时,从墓中挖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玉器,顿时轰动,焦家遗址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出于保护的考虑,焦家遗址一直没有正式进行挖掘。一直到2016年早春,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注定,王芬结缘焦家遗址——

“当时是希望学生能有一处文化遗存丰富、可持续开展工作的实习场所。”王芬告诉记者,作为考古重镇,章丘地区的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在焦家遗址之前,山大考古队在多处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开展工作。在焦家遗址考古之前,王芬曾带队发掘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贝丘聚落。当初来到焦家遗址,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学生进行田野考古的实习。

在进行考古发掘之前,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包括对遗址的地表和剖面进行拉网式的系统调查、访问群众和查阅相关文献等,经过勘探,考古队初步判断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东北。

虽然大体方位能够确定,但所有的考古人都明白,考古最难的地方,就在于确定遗址的准确方位。

“确定发掘区域的时候,忐忑说不上,但是谨慎是必须的,在谨慎基础上进行细致工作,需要果断时也不犹豫。”正式挖掘的时候,王芬经过分析,大胆地将发掘区定在两片区域中间。她判断,从此处着手,既有墓葬又有房址,还能对不同时期遗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区和变迁,形成一些比较关键的认识。

然而,在连续挖掘了半个多月后,随着汉代文化层的完结,预想的早期文化层几无踪迹。

“是不是挖错了?”王芬内心焦虑,却不能在学生面前表露,同时经验告诉她,自己之前对于遗址的位置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转机展现在持之以恒的挖掘中。随着一些房址和灰坑露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继出土,遗存像是约好了一样,井喷似的群伴而至。

“发掘的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是辨认不同时期房子之间的地层关系,这个工作需要不停地刮平面,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繁琐,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耐心和经验。”王芬解释。

“2017年某天的黄昏时分,我们一众人蹲着不停地刮刮刮,三个时段的一批房址在一个平面上终于确定下来,记得那一刻眼眶是湿的。”王芬说,焦家遗址除了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遗迹,还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灰坑,以及大量汉代遗迹。

这次考古发现,是考古人和遗址的一次互相成就。“焦家遗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典型代表,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源头。”正因为如此重要的意义,焦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回忆这段时光,王芬觉得最具体的困难,不是发掘和寻找的焦灼,而是如何解决学生生活中的具体困难。

当时学生和老师等一共有四十人左右住在村子里,多是租住老乡闲置的住房,住宿条件只能算是“遮风挡雨”。田野考古是“看天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管多热,每天都保证8小时在工地。

村里没有二十四小时自来水,只有中午两个小时的集中用水供应。生活用水暂且可以存储,但洗澡问题却没有好的办法解决,王芬和其他老师尝试过在院子里打井,但是当地厚厚的地下沙层没办法解决,最热的时候,学生们只能每隔几天去镇上洗一次澡。

“如何解决孩子们的后顾之忧,这也是我们的心头之忧和必决之事,工作站的建设一直是我们的愿望和下一步工作重点。”王芬说,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考古现场的条件已经越来越好,“我不希望把考古当作吃苦,好多人一听我们是干考古的,马上就你们这行很辛苦。其实考古不应该是吃苦,尤其是和同事、学生们在工地上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每天都很快乐。发现遗迹,补充历史的那种感觉,可以说是幸福。”



梅圆圆在考古发掘中 受访者供图



孙倩倩(右)在考古发掘中 受访者供图

□记者 郭春雨

对于考古工作来讲,田野中的风吹日晒、寻找答案的迷茫和折磨,是工作中的常态。艰苦的工作环境显然对女性更不“友好”,但在学术探究的乘风破浪中,性别从来不会影响她们的航速。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在田野中挥洒她们的青春。梅圆圆和孙倩倩是其中优秀代表。

梅圆圆

从急性子到慢性子

在重视经验和资历的考古界,1989年出生的梅圆圆已经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副主任,能够作为项目负责人,独立带队进行遗址的发掘。

作为莒南县墩后遗址考古队执行队长,梅圆圆觉得,虽然考古方面的科技技术已经是日新月异,但对于一个考古人来说,想要成长,根系永远扎在田野里。

墩后遗址考古是为配合沂沭河上游堤防加固工程而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1800平方米。作为项目负责人,梅圆圆常常要指挥几十名民工开展发掘。勘探、发掘、分析、写工作日志……田间地头的工作日复一日,却并不容易。风吹日晒和加班加点的工作节奏是考古人的常态。

“这次发掘工作清理了一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中商文化的房址、水井、墓葬、灰坑等遗迹,为研究鲁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说起田野上的收获,梅圆圆觉得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很多人眼里,考古学是一门浪漫的学科,在时间的痕迹中寻找发掘,拼凑出历史的轮廓。但在考古学家眼中,这是一门有关遗憾和煎熬的学科:历史的长河滚滚,沧海桑田的幻化中,太多的秘密被时间掩埋,考古学家们和时间的比赛中,常常败北。他们不断寻找谜底,却不停地遇到新的谜面。

“我主要进行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更多时候都是研究当时社会聚落结构。”梅圆圆觉得,聚落考古考验着耐心,也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急性子”,磨成了工作上的“慢性子”。

孙倩倩

说起发掘才打开话匣子

从吉林大学硕士毕业后,孙倩倩就来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为一名一线的考古工作人员。“我以前就很喜欢历史,到了大学后开始学习考古,选择了考古作为

以后人生的工作方向。”对孙倩倩的采访,其实并不容易。聊起自己的生活,这个笑容温柔、文文静静的姑娘觉得“很平常”;聊起是不是觉得辛苦,她认真想想,只蹦出俩字:“还行”。

看着记者期待的眼神,孙倩倩又补充了俩字:“不累”。

采访的僵持中,记者试着问了一句:“聊聊最近进行的考古项目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这可算打开了孙倩倩的话匣子。作为项目团队的重要成员,孙倩倩参与的赵家徐姚遗址刚刚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对于这个考古项目的价值,有业内人士如是评价:“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

“赵家徐姚遗址距今1.32万年左右,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孙倩倩告诉记者,此次发掘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大量的旧新过渡阶段遗存,总计出土遗物1000余件,火塘3处。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

对于自己的生活,孙倩倩聊的不多,但是说起一万三千多年前的先民如何生活,孙倩倩最有兴致:“赵家徐姚遗址也许能够揭开先民们神秘生活的一角。我们这次出土的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这也是迄今山东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

她们加入就是因为喜欢

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像梅圆圆和孙倩倩一样战斗在田野考古一线且成果丰硕的女性并不稀罕。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文涛对身边的女同事越来越受宠深。“现在进人就要考试,学考古的女同胞越来越多,她们考试又厉害,所以我们院里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对于身边的女同事,刘文涛说只有一个大写的“服”字,“她们的吃苦精神和业务水平都没的说,勘探发掘玩手铲,真不比男同胞差。”

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介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女性员工比例已占到1/3强。女性员工比例提高并非山东独有的现象,全国考古界都是如此,而且以后占比会越来越来,可能不久就会真正达到“半边天”比例。

勘探发掘玩手铲 谁说女子不如男

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女性撑起半边天